

# 情愛的裝僞

譯侯儲 著克扎爾巴·兒  
行印社版出強自

# 情 愛 的 裝 偽

— 福 幸 和 率 輕 —

行 印 社 版 出 發 自

目次

偽裝的愛情……………一

附錄

巴爾扎克的生平（附候）……………七九

後記……………一一五

巴爾扎克的生平

## 侏儸部落的火把

彭荊風著

\*

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

(北京東四條老君堂11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36號

中國青年出版社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總經售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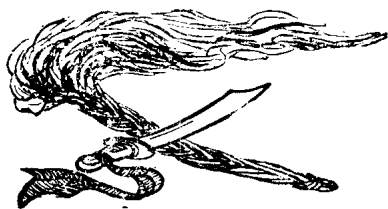
787×1092 1/32 3 1/8印張 56,000字

1956年12月北京第1版 1956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1—12,000 定價(6)0.26元

# 侏佻部落的火把

彭荆風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56年·北京

同伴們。」

「怎麼，你就想離開我嗎？呵！就算是答禮，也得好好地允許我陪伴你一些時光。」

「好，算作答禮，我們來談天罷。」她高興地如是地說。

他們重新就坐，談話便開始了，彼此在伶俐而談吐風生的辭令上延遲了好久。終於那可愛的假面又說起要去找她底同伴們。

「但是，」萊昂說道。「究竟是什麼同伴呢？母親、姐姐、還是丈夫？」

「丈夫！不，謝謝上帝。」

「你沒有結過婚嗎？」

「我是過來人了。」

「怎麼！已經是寡婦？我真替你叫苦！」

「誰對你說我要叫苦？所有的丈夫是不是都是很好的？所有的男子是不是都很溫和？其中可有一個值得惋惜的沒有？」

「啊！何等的詛咒！要是誰能在你心中使你生起較為公正而溫柔的感情來的，真是

千幸萬幸了呢！」

「一個男子：我決計不會……」

「怎麼！你想使那些崇拜你的羣衆永遠地失望嗎？他們倒是無疑的……」

「我沒有什麼崇拜者，我剛從別處來，我一個人都不相識。」

「一個人都不相識！呵！漂亮的假面，我第一個來署名罷，而且永遠是最最熱誠

最最忠實……」

「忠實，天哪！你倘使再繼續這種口吻，我就要離開你了。」

「什麼！忠實……」

「忠實不過是一具人家裝作套在自己身上而其實想套住別人的鎖鏈。我是自由的，完全自由的，我希望永遠是如此；一個男子並不能使我違背我底誓言。」

「可是我，我不再是自由的了，這我感覺得到，但我並不叫苦。鎖鏈是爲我一個人，你不能阻止我愛你和希望的……」

「噯，不，不，先生，我一點都不要人家愛我，我不要人家向我說這種話，尤其

希望。」

「但是，你這殘酷的假面，不可思議的假面，你究竟要什麼呢？至少爲得到你底慈悲心要怎麼辦呢？」

「要不瘋狂，不欺詐，把那僅僅所感到的毫不誇張，休想用幾句極浪漫的話，一點假仁假義的溫柔，叫一個有理性的女子變更她底計劃；要順從，謹慎，有耐心，等我念頭十分固定了，我底主意堅決了：那時候或者：」

「那時候或者？……可愛的假面，完全說出來罷，宣告我底命運：我聽從，守祕密，歸服，有耐心，我一切都答應：」

在這樣說着的時候，萊昂將那被愛情和希望所激起來的眼光注視在這張固執的假面具上，透過那面具，有兩顆又大又黑，溫柔而晶亮的眼睛像用一種平靜而熟慮的注意在打量着他。

並不注意他剛纔用來表白那熱情的音調，她現出一心不亂的樣子說道：

「這根錦緞，英武的標記，證明你在軍隊中服役。是不是？」

萊昂，被這冷靜怔住了，祇能回答一個肯定的點頭。

「哪一隊？」



「我是騎兵第六隊底隊長。」他不大高興地回答。

「你是在假期中吧，也許是的？你底家在這城裏吧？」

「不，我底家是在遼遠的外省，清白而安分守己的，不過，不十分有錢，我同我底隊伍開來此地。像你一樣，我在這裏不認識一個人；像你一樣，我是自由的，無羈無絆的，偶然的機運引我到這裏來，爲的是使我在此地失落我底靈魂，我底自由，我底安寧……」

「更爲的是在此地找到一個殘酷的女子，一個不知恩的人，是不是？……這些原是用慣了的大話。但我對於這個有時是這般善意的偶然的機運却公正得多了，我開始相信它在我們底接近上爲我盡了不少的力，我感謝它將賜予我生命中之所缺乏的那唯一的幸福。」

「可敬愛的陌生女子，叫我怎能不投身在你底裙下，在那兒發誓：萊昂·兌·泊勒伐感恩不忘而且服從，爲值得一個這樣溫柔的自白起見，什麼都願意去做哩！」

「一個自白！」她說道。「呵！我做了一個自白……但看這些男子們底自吹自擂罷。」

「對於懷着這麼大的熱情所希求的東西怎麼不吹幾分呢？……可是，輪到我，我究竟能不能認識這個好尋我開心的誘惑者呢？我能不能揭開這張向我遮住面貌的可嫉妒的假面具呢？」

「誰能撕得開那就好了。」

「呵！我祇要能夠一剎那瞻望你底尊顏，在那兒領會……」

「你不能在我底眼裏領會嗎？」

「你底眼睛是迷人的，但假使在那兒添上一個溫和的微笑呵……」

她立起身來了，隨即用一種較為嚴峻而冷淡的音調：

「不，」她說道。「你永遠不會見到我，你永遠不會認識我，而且關於我底事情一點點都不會知道。」

「誰見過一個比你更出奇任性的人沒有呢？太太，我再打擾你得更久些也沒有用了。我知道，你要去會你底同伴們……這須得去找她們……」

她對於他底氣憤並不介意，却打斷了他底話頭：

「萊昂·兌·泊勒伐，這是你底名字，是不是？」她帶着一種幻想的音調說道；「

騎兵第六隊底隊長？你在這城裏還有些日子吧？」

「唉！關你什麼事，殘酷的，你既然不想再見我了，既然……」

「但你何以見得我不想再見你呢？難道些微的事情就足以擾亂世上這些聰明人底斷力不成！……我是很想再見你的……」

「噯！我底上帝，我親愛的，你弄到怎麼樣啦？」

一個女子底聲音在他們背後呼喊道：「我們找你得有兩點鐘了。」

這是那位漂亮的假面底女友，同着她們底舞伴。大家重新聚首，彼此略談了些那會底情景。

「我真疲倦和厭煩得要命了，」剛來的那位貴婦人說道。「求你賞臉和我們一同出去罷。」

「我很願意；我相信我在此地也沒有什麼事要做了。」

「怎麼！這樣早！」萊昂叫道。「至少你總得允許我陪伴到你上車子！」

她接受了他底手臂，於是他們跟在另一對底後面。

「呵！我請求你，」萊昂繼續說道。「把剛纔非常不幸地被打斷的那句好話重……」

這能！就是我們再見的問題：在什麼時候？什麼地方？用什麼方法？……請你想想在一刻之內我就什麼都失掉了，除了這番記憶；你不給它添上一點希望嗎？……」

「那麼，先生極願意忘記這大大的生氣麼？……」

「別開玩笑，發點兒慈悲心：你立刻就要向我溜走……叫我怎麼能夠？……」

「但我在 M-*carine* 底跳舞會裏是可以再來的……（四）」

「三個星期——偉大的上帝！這對於我是三個世紀呵。」

「是的，三個星期！或者永遠……」

「等到那時，我一定會焦急和厭煩得要死的。」

「這樣很會把我底計劃弄糟呢！……」

「你底計劃？……」

他們已來到了門口；一輛馬車——夜晚不容許辨別出它底顏色和它底牲口——正向前來；一個黑奴把車門打開。

「至少，我總可希望你，」萊昂接着說道。「憐憫我底痛苦罷？」

「但我相信我會十分關心着你的……」

說完了這句話，他便輕捷地登上了裝飾得很華麗的四輪馬車，接着，馬兒就像電一般的奔馳去了。

萊昂目送着這輛却奪去了他底新獲得的對象的車子；過後，他不想再進跳舞會了，便回到自己底寓裏，頭腦混亂，心情頗激動，夢一般的想念着這樁偶然的事情，並且備着自己爲什麼不用一點方法來把它延長。

「但是這個迷人的神祕的女子，」他自言自語道。「究竟是什麼人呢？她那高貴而端正的樣子，她那驕傲而莊嚴的態度，要設想她是一個娼妓是不可能的；可是她想做什麼呢？爲什麼把我底希望弄得一生一熄呢？她有計劃，她探聽我生活底底細；和我碰見，在她居然可以成爲一種幸福；然而我是永遠不能再見她的，我永遠不會認識她！……也許她祇想尋我開心，……呵！倘使果真是如此，我也懂得怎樣報復！……但向誰報復呢？怎樣報復法呢？她可以不再來這跳舞會了，我或許會永遠失落了她的底行踪……這未免太可憐了，她的確是很可愛的，……在她美妙而輕盈的體態中含着多麼肉感的溫柔呵！她底眼睛是何等美麗，她底聲音何等動人！在她底談話中是多麼豐富於情調和才氣呵！這三個星期將成爲永劫了……須利用這些日子來尋她，找到她……呵！還是想法子早點睡覺吧！……」

索昂可是不能入睡；爲了開始他底追求，他很早就起身來。

譯註：

〔一〕謝肉祭 (Carnaval) 爲歡樂節；接謝肉祭最後的月曜日 (Lundi Gras) 是復活祭 (Pâques) 前的四旬齋戒節 (Carême)。

〔二〕樂扮拉 (L'Opéra 或 Le Grand Opéra) 係巴黎最著名的大戲院底名稱。

〔三〕掛鐘室 (La Salle De La Pendule) 係大戲院中佈置得很講究的觀衆底休息室。

〔四〕Mi-Carême 是指四旬齋戒節第三週的星期四；那天定爲歡樂日。四旬齋戒節係天主教教會中的節日名，從謝肉祭後水曜灰日 (Emercredi Des Cenitres) 此日因神父將灰撒在信徒們底額上故有此名) 起一直到復活祭的那四十天。摸撒耶穌在開始傳道前所遵守的四十日大齋並以煨煉苦行爲目的。現今這四旬齋戒節已失去它往時的嚴重性了；大部份的天主教徒於四旬節中每星期祇規定星期三及星期五兩日爲齋戒日；但復活祭前週之四日齋則除外的。

第一個星期全然無休止地遍歷着馬路，商店，熱鬧場所以及有玻璃窗門的地方。着那些凡使他記起他底不相識者底模樣來的女子們，做了無數次的錯誤，差不多全是失禮的言行，除了他自己都承認自己底努力之不中用而外，便毫無結果地過去了。從二星期起早就有點灰心了，在第三星期中，他便開始自問是不是還須要給一個——也就爲作弄他 困難而在躲避他底眼目的——撒嬌者去做玩具呢？當這時候，一張有着面這寥寥數字的紙條被送上他底門來：

「免·泊勒伐君總記得星期四早上一點鐘，在樂扮拉氏跳舞會裏，掛鐘之下有人在等他。」

讀着這紙條時，他所有的希望都重新被點燃起了！午夜底鐘聲在這掛鐘上敲響過，萊昂就在那下面老坐着了，完全浸沉在一種充滿着愛之焦躁和強烈的好奇心底漩渦之中。

一個寂長的時間，便這樣地過去了，當那穿白色開口跳舞袍的可愛的人兒輕輕地走來，使了一個輕微的手勢，繼而爲讓開那些同她一路來的人們便放慢了她底步子，一面在來迎接她的萊昂底臂上，靠上了一支將被他溫柔地緊挽着的圓潤的手臂的時候。重見她是銷魂的，充滿着希望和幸福，於是他使用修飾的言詞滔滔不絕地敘述他所忍受過來的痛苦，他那些毫無效果的追求，他底思慮，他底焦躁；她冷靜地傾聽着他；但不久却打斷了他底話頭。

「那我比你來得幸福了，」她向他說道：「因爲我得知了關於你我所要知道的一切。」

「知道我？」

「是的，你對我說了確實的真話，並且我還知道你是值得長官們底器重和你弟兄們底愛戴的，人家說你能做一個誠實的人，就是同着一個女子，你也能正確地儆守着她向你所要求的話的。」

「這不過是我底本分，這是談談我底幸福吧！怎麼！你關心我嗎？你對我底命運所



以育十分關心，原爲的是希望我值得你底敬重，使你知道……

「是的，那不消說得，這對於我底計劃是很有益處的。」

「呵！你底計劃，可否讓我知道，我希望……可愛的假面，統統說出來；對於這心上早已充滿着你的，祇等待着，一句話便可永遠地向你獻身的幸運兒用不到有什麼不任的。」

「這樣真使我懊惱了。」她痛切地如是地說。

萊昂半晌不做聲。

「呵！」他終於說道。「停止這惡作劇罷！爲什麼要用一下子嚴厲一下子溫和的片段來磨難我呢？今天是最後一次的跳舞會了，別再想溜脫我：我釘住你底脚步，不斷地跟着你，直到確信能再見你，能在你跟前披露我底願望，我底衷情，並且能知道你這些可愛的計劃的地方。」

「唉！不，不，不，預先要使我確信你底溫順，你底謹慎纔好，我有幾個先決的條件要得到你 諾言，用你底簽字來向我担保實行它們的責任。」

「我底諾言！我底簽字！」萊昂重覆地說着。在樂扮拉 跳舞會裏訂立一個籤條。